



天津衛志卷之四

藝文上

風雅之章可補史書之遺舊志存詩太繁或咏物吟景而間涉應酬故多刪之若傳載事實記諍始末均有關乎興廢至於歌賦以及疏書示凡可採者用同彙集以永貞珉志藝文詩

直沽舟中

滑臺宋 兩 祭酒

旅息搖搖嗜晝眠舟人報是直沽前夕陽野飯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一

烹魚釜秋水蒲帆賣蟹船詩有白鷗沙上興書無青鳥海東傳老綠聲利閑驅遣少讀南華四五篇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丘濬 禮部尚書兼大學士

潞河澄徹衛河渾二水交流下海門直北回看龍闕迥極東搖望蜃樓昏孤城近水舟多泊列戍分耕野盡屯我有好懷無處寫欲沽樽酒對

君論

八景

拱北遙岑

李東陽

戶部尚書
兼大學士

百尺高樓拱帝庭北山秋望入空冥太行西帶
城烟碧碣石東連海樹青吟客放懷朝柱笏使
遊翹首夜占星監司止屬埋輪地一夜朝天夢
幾醒

鎮東晴旭

五夜城頭聽早鷄海東紅日上雲梯飛鳥曉颺
朱簾影舞燕晴翻畫棟泥千里帆檣天遠近萬
家村市屋高低客來不用愁風雨無限風光入

天津街志

卷之四

詩

二

品題

安西烟樹

安西門外碧參差綠樹層烟曉更宜縹緲不知
天盡處霏微疑是雨來時林間暝色聞聲杳野
外寒光見日遲睡起鈎簾看午霽一川花鳥正
離離

定南禾風

層軒南向坐薰風極目平疇遠近同萬里黃雲
吹不斷一天翠浪卷還空阜財正藉驅煩力飽

士新成偃武功殿閣微涼天上句擬將餘興續
坡翁

吳粳萬艘

盛朝供奉出三吳白粳千鍾轉舳艫欸乃聲連
明月夜參差帆指紫雲衢萬年壯麗畱畿甸千
里清香上御厨聖主憂勤先稼穡子來應未有
稽逋

天驥連營

龍媒昔在渥洼川寄牧三沽近九天目鑿月精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三

懸夾鏡毛分雲錦動連錢千金骨市燕昭日九
逸歌成漢武年好把車攻獻真主周宣不廢四
時畋

百沽平潮

海門晴雪浸金鰲百道沽來湧暗濤望極遠空
知岸澗臥欹棹夢覺船高遙疑夢澤相吞吐不
似胥江狂怒號時有海舟隨下上往來沙口不
辭勞

海門夜月

海門東望極空明月裏山河影乍晴萬里滄波
天一色數聲靈籟夜三更水晶宮闕魚龍冷白
玉城高鶴鶴輕不用扁舟泛寥廓已看奇絕盡
平生

浣俗亭詩

汪必東

戶部主事

十畝清池一壘臺病夫親與剪蒿萊泉通海汲
應難涸樹帶花移亦旋開小借江南畱客坐遠
疑林下伴人來方亭曲檻雖無補也稱繁曹浣
俗埃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四

登拱北樓

姑蘇

申用懋

兵部員外

樓閣居然表翠微開樽春色淨烟霏峯排萬堞
窗中吐浪蹴千帆樹杪飛不盡天風吹墮幘何
來雲氣上征衣瞻天莫謂長安遠直北關河是
帝畿

國朝

康熙十二年

癸丑修學口占

延長

薛柱斗

天津道加六級副使

兩掖門高拱

聖宮推開面壁引文風花磚日麗奎光燦壁水波

澄映彩虹

學人聯翮奮南宮寧待區區積厚風盡我滋培
期許意池成應自起飛虹

步前韻

崇川 徐起霖 運同副榜 拔貢

有侁於今頌闕宮穆然吉甫惠清風素心式憲
人如玉紫氣騰空彩似虹

北極雖離肅在宮仰承文德自天風天應錫

寵經成日黃玉由來是赤虹

步前韻

襄陽 高必大 清軍同知 貢生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五

津雲炫耀素王宮泮水蛟龍得雨風自是河東
來彩鳳因教天半亘長虹

詩成噴出葉珠宮絲竹音同孔壁風夫子關西

茲復見園橋一駕海天虹

步前韻

浙江 沈德金 運判貢士

迢遞津門萬仞宮源洄泗水接高風千年拭履

鍾離意新檜亭亭似玉虹

孰是知津問衛宮仰瞻每欲駕長風尊經猶得

文翁力告備還應下赤虹

福建
張可立 長蘆經歷
乙未進士

步前韻
百仞難窺仰

聖宮樞門四達起文風淵泓半壁明芹藻共指奎

光亘似虹

聖道自尊豈在宮經營式廓好歌風諸生莫說甘

棠愛一望星門氣吐虹

步前韻

公安
尚正儀 衛經歷
戊戌進士

津士欣瞻數仞宮憲文炳蔚競從風森然闕里

初栽檜亘似園橋一駕虹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六

芹藻池開半壁宮向榮桃李坐春風新詩赭艷

光榴火何事江淹更賦虹

步前韻

宛平
張國禱 衛學署教授
庚子舉人

肅雝禮樂屬黌宮丹堊重新振士風更喜池成

溶半月雲衢高跨一長虹

憲節初臨整泮宮襟期霽月引光風歌成郢曲

垂金石雲雷津岸欲吐虹

步前韻

天津
馮允京 庠生

玲瓏垣擁

聖人宮門接浮雲鐸振風花壁宵明輝皓月芹池
曉霽燦長虹

栽培桃李媿鄴宮沐化知殊昔日風夢裏文思

花作筆胸中武庫劔如虹

會射偶占

延長

薛柱斗

天津道加六級副使

將軍射圃聚羣公騎射文章報

國忠馬似流星飛紫電弓猶滿月挹清風揖升下

飲樽浮綠論道談心日映紅武緯文經兼濟日

由來此會少人同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七

步前韻

崇川

徐起霖

運同

臣鵠孰能似我公招將象弭共懷忠蘋蘩循節
昭星日貔虎爭雄迅雨風嫺習春來裘帶麗靜
謀曠處俎尊紅堵墻矍相觀猶昔正直相期內
外同

步前韻

襄陽

高必大

清軍同知

騶虞倡首道原公不二臣心各効忠疏遠卽今

咸率土武文自昔競從風穿楊善息柔枝綠報

栗相投赭面紅獨愧毛錐何太拙矢心入彀或

堪同

步前韻

福建張可立 長蘆經歷
乙未進士

佳晨讌集喜從公騎射聊資報

國忠細柳軍容開霽日長楊賦手紀雄風蒼苾髻
欲論兵白渥赭顏因錫爵紅却意平山詩話好

千秋盛事得相同

靜海之野

有虎自
斃偶成

延長

薛柱斗

天津道加
六級副使

謾說當年虎渡河渡河猶自阻人過不如僵臥

蘆深處大地咸成安樂窩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八

又因論道前韻

虎溪之水透天河夾春雙關玉枕過任爾猖狂
饒白額牽來送入五雲窩

步前韻

崇川徐起霖 運同

鳳麟瑞藹耀天河
猙猛何須此地過遺炳為雷
臯比坐遊蒐可返水山窩 一

道能伏虎氣馮河夾春崑崙透頂過消却克頑
寧鼻息存將安樂貯心窩 二

步前韻

於潛章國佐 清軍同知
丙子舉人

春風益益扇津河武節驅除不啻過殘暴奄然
成物化疆場何自有狼窩

政邁弘農澤潤河肯餘遺害越疆過祇今服化
銷形後牧豎高廡睡草窩

步前韻

襄陽

高必大

清軍同知

常流懿善決江河谷嘯風從那得過海上天吳
尙遁影澤中咆哮敢藏窩

村村飲水各濱河日夕牛犂陌上過攫啞無能
今飲爪挈將鷄犬入雲窩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詩

九

歌

天津歌

汪必東

戶部主事

壯燕遊兮癯楚人乘天風兮泊天津天津渺兮
不可以目極但見波光凌亂一望四際如搖銀
左黃河之一線兮分遠派於崑崙右帝橋之金
水兮自兩山而潞濱滄瀛溟渤合沓澎湃日夕
東注而不舍兮有若天河下上轂轉而環循逆
潮汐以漲岸兮高百尺之嶙峋商舶浮海兮沓
沓魚舟聚沽兮鱗鱗楚艘吳艦檣簇樹而帆排

雲兮仍仍而頻頻或瞻星於月夕或號風於雨
晨或包茅以裹玉或彈寇而摺紳皆揚衡而含
笑言振步於京塵仰天樞於北辰兮陋星橋於
西洛顧瀛州之在瞻兮邇蓬萊於東閣游吾寬
兮汗漫采童謠兮村落恨野詞兮莢稗媿翰香
兮蘭葯景皇風而波立搜枯腸而吟噓安得排
峯涸海之筆硯兮繼大雅而有作

賦

觀海賦

天津衛志

卷之四

歌

十

歲丁丑兮月季春日庚寅兮間芳辰立東門兮
望東海乘天風兮下天津進桂權兮蘭漿侶商
舶兮漁舫沽河兮橫直鳶魚兮下上發胸臆兮
崔嵬弘襟帶兮泱泱遠危覓於四游兮縱奇觀
於萬象頓夙心其若降兮祛塵事之鞅掌苟神
仙之可遇兮將脫蹤而偕往蹇津人兮彛猶羗
不行兮中流海天荒海崖幽目未極兮心神愜
天無風兮水自波空不雲兮霧常浮風颼颼揚
揚兮羗白日之忽改潮洶洶而山來兮撼草樹

其顛沛蛟室寂而貝光寒兮層樓高而鼉鼓大
闐四顧其無人恍罔象之害也十洲三島之神
仙兮覓渺渺乎何在也指登萊其瓊居兮乃曰
塵迹所届也抑神仙樂帝遊兮又奚爲彼界也
亮夙昔之傳聞好事者誠好怪也粵有功莫秦
皇兮勤徐市以東迎寤十年而不獲兮製連弩
以毒鮫鯨暨漢武之效尤兮頻海居其幾夕偕
公孫而竚緱氏兮空巨人狗雉之輕迹招吾覓
兮四遊返桂權兮蘭舟舍小道兮鬼國觀大化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賦

十一

兮皇州擷華藻以爲佩兮採白蘋以爲饁託蹇
修以爲理兮結永好於靈修脫靈修之不吾以
兮吾將就平陸於楚之林丘

記

修造衛城舊記

長沙

李東陽

戶部尚書
兼大學士

天津及左右三衛其地曰直沽沽云者小水入
海之名也蓋禹貢冀州之域在天文爲箕尾之
分勝國以前實海濱荒地然潞衛二河南北相
接以入於海胥此焉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滄

州始立茲衛命工部尚書黃公福平江伯陳瑄築城浚池立爲今名則象車駕所渡處也衛旣武置無州縣承平之餘故習未改則肆爲強扈訟獄繁起越愬京師者殆無虛月往來舟楫夫役之費不統於一下上病之朝廷乃用議者特置山東按察副使一人專督兵備而凡城池兵馬詞訟盜賊之事皆隸之於時西蜀劉君實膺是選承勅以行君至則謂城池最重宜亟爲之處顧乏帑積勢不可猝辦累歲而計每事而處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十一

徐而圖之城爲高甍而扁之隅方而準平又構樓於門曰鎮東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皆踰尋累尺平看俯瞰迥出塵垢而北樓尤絕特相倍往來命使及大夫士之有事於是者登眺際之神疎心暢瞻宮闕之尊崇覽幾甸之高曠周諏隱幽則囂閤不生詢察吏治則糾紛不作於斯城也可以觀政矣夫城之爲制實取諸設險守國之義其來尙矣是必預制於平居無事之日乃可以保治於無窮顧凡有民社兵馬之寄者不

加之意日頽月廢無復有經久制遠之具固識者所不能忽也矧畿輔之近喉襟之要擁重兵置羣士而無以控制統馭之其可哉且鈞是地也鈞是政也匪人以理之則治效不著然則天津之治亦豈可誣也哉予又聞劉君積財穀籍丁戶第差役其所爲役治廟學備祭器闢射圃立教場及諸祠宇工局類皆就緒而城池尤重是其始末不可以不紀也天下之事成於前必繼於後乃可以久存而不壞今廢之久而修之

難於此則繼是以往惡可以不之慎哉予嘗以使命夜道天津見土城頽圯兵士傳遽者越堞而行若履平地心甚訝之感茲役之獲成也故因諸衛戎官之請爲之記劉君名福字順夫成化己丑進士歷刑部員外郎雲南按察僉事陝西副使改今職云

天津提刑兵備分司新建舊記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少卿前翰林國史修撰左春坊左諭德兼經筵講官皇太子

講書官杭郡李旻撰弘治辛亥用廷臣議始於山東按察司員外置副使以璽書命之使整飭兵備於畿內之天津去京師二百餘里地連大海當南北往來之要衝故爲三衛指揮司各分兵屯田同處一城不相統屬居上者易爲安逸驕恣下之黠者每操其短長以爲脅持訟訐至於杆格不可爲理謀國者之憂也置憲職以統治之固其宜哉其始得蜀人劉君福次則陳君嘉謨金君獻民皆寄治天津衛司卽其廳事蒞

事焉劉君旣爲四門麗譙以爲法當有分司而寄治非宜方經營適遷去不果爲也繼金而得黃岩施君槃君以甲辰進士爲刑部正郎遷河間太守自河間復有茲擢旣至踰三載政成而上下信之乃行相地得城之西北隅壤土平爽面陽負陰樹表步方廣袤宜稱遂以狀請於巡撫王都憲用商稅餘銀之在有司者市其地凡材木瓦甃工廩之費皆取給焉爲蒞事之廳退食之堂庋置器籍之屋各若干楹皆翼以兩廡

繚以周垣前爲儀門又前爲臺門爲甬道以通行庖湏有處案牘有房百用所需無不具備階廡之屬而各定分焉經始於己丑五月望日歲十月而落成方其始謀適仁和術士周源至自京師因畱之使相地命日視表定位遲速哀序咸取衷焉擇於衆得指揮賀勇使董工賦廩度材差藝而千戶王璽張昇徐輝又分任諸事以佐之謀之詳而不亟費之鉅而不擾成之易而無沮有由然哉夫一國之君一邑之宰必有宮

廟以臨其下而出政令以繫屬下人之心古有明制國有著令其來久矣雅頌縣縣闕宮諸什詠歌當時之事春秋於考宮築館與世室不修之類必詳書於經寓褒貶焉我太祖高皇帝定考績之法亦以公廨之增建修葺爲功揆之於古未始不同也然或視若不當爲而不敢爲者非才不足則中有歉耳施君自郎署以至今官冰蘖之操凜然著稱於時又才足以當寄任之重不可屈撓故見義敢爲若此者特其一事之

小在他人所難而君則易之予南還道出台境賀勇等率其僚屬來徵文記創建之本末將俾後之人知之以毋忘君功予與君同舉進士爲相知且樂道其事以爲流俗之警也故不辭而書之是爲記

創建明倫堂舊記

天津三衛者未有學正統紀元聖天子嗣位之初以武臣子弟皆將繼其祖父之職業以效用於時不可不素養而預教之乃命天下凡武衛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其

悉建武學而立之師選武官與軍士子弟之俊秀者克弟子員於是天津及左右衛始有學首掌學事則司訓曲阜李君賜也於是諸生率初就學倥傯悍厲之氣固自若也君爲列教條正句讀導進退旣而亦頗蹈矩矱閱再期教授辰山劉君俊司訓杭川詹君穆同來蒞學事乃相與協心力以作倡之乃者侍御程公又以老成宿學奉命督學事從而激勵之於是諸生莫不思自奮發以期底於有成於茲蓋六七年矣余

嘗以公暇詣學進諸生於明倫堂見其循循雅飭進止有序無復驕悍麤厲之氣竊喜學校教養之有益於人也固若是哉教授劉君因以明倫堂記爲請余辭勿獲敢以平日所聞於師友者爲諸生告夫人之大倫有五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之謂也是倫也卽書所謂五典中庸所謂達道固未始有不明者惟其溺於氣習之偏奪於外物之誘故或有明乎此而昧乎彼此所以必資於師友講而明之然師

友之所聚在於學學之堂以明倫名之孟軻氏所謂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惟爾諸生席祖父之廕荷聖天子教養之恩旦夕升堂觀其名息其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或有未明者則必資之於師辨之於友期必至於明而後已斯乃學之大者也然講明之功雖資乎人而躬行之實則由乎己明其倫而不踐其實是猶不明也必也爲臣思忠爲子思孝與凡所謂五者務必踐其實則於人倫之道蓋昭昭矣乃舍此

不務而徒操觚染翰以馳騁於文藝之場抑末矣亦豈朝廷建學立師之意哉衆曰諾謬書以爲記

創建兩廡舊記

新安汪淵 教授

天津設學始於正統之元年其時文教聿興規度未備雖創建文廟而兩廡迄今二十餘年每遇春秋二祀蓬蓆爲舍設先賢位祭畢撤去以爲常景泰丙子領教以來顧茲缺典未嘗不抑鬱而發唏噓之嘆也天順戊寅適戶部員外郎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六

棲霞解公延年監督三衛軍儲謁廟之餘以補漏爲任顧材用無所出乃首捐已俸爲倡又集三衛官僚而語之再四始各出俸有差於時境內耆老高仲良蔣英高冕輩聞之而遞相播告以樂助之凡材用之出入淵實掌之經始於是年三月落成於七月計若干楹覆以瓦甃以磚各闢二門四窗塗以丹艧設木主造香案如儀又以餘資增置正殿龕案重修櫺星門皆以次成始有足觀者自是聖賢之靈庶以安解與淵

之心因以慰而守茲土者亦免愆於素餐矣不可不書以告來者庸是謹具本末歲月以爲之記

天津重修湧泉寺舊記 新安程敏政

我文廟入靖內難自小直沽渡蹕而南名其地曰天津置三衛以守則永樂甲申也都北以來兵備加嚴地重事殷無所責成乃弘治辛亥置按察副使一人奉璽書專理置司天津巴淪劉公首被推擇而來適百度之弛也久公悉厥心

以次修舉爰先事城櫓次及閱武場次及學宮不三四年皆告厥成公以每年聖旦令節及元會長至四大禮必先習儀於所謂湧泉寺者寺止舊堂十有二楹卑陋弗稱且其前地狹容僅百人講肄禮文多不能如式方岳入覲者前期集此或拜於舟中展敬而已莫可致力公暢然曰是亦在我乃募工鳩材拓地若干步值他寺在令甲當廢者三悉撤而用之湧泉一爲前殿一爲伽藍殿而移舊堂於後爲具服所僧舍則

聽築於垣外由是習儀之際陞墀高廣宮宇觀
渙儀衛具陳冠裳就列儼乎若六龍當御八佾
在縣典謁者有所藉而周旋入覲者咸得與事
而免於苟簡覲者嘖嘖知禮之當肅也若此於
是三衛具寮書來京師請予記惟公治天津總
一道兵刑之任而無利權可展布乃能節縮浮
費修城浚隍簡戎器朔樓櫓興文教使橐鞬之
士兼俎豆之習屹然京師一巨屏又以其暇日
新茲梵宮示人以禮其施之有序其爲之有法

惡可不書之告來者俾謹嗣之而毋忘斯役之
所自哉或疑釋氏之宮非吾人所當起廢亦不
然彼徼利於鬼神破吾民之財力爲異教者倡
是誠舛矣今所葺者特藉此寬閒清寂之境伸
遠臣敬上之至情其奚不可之有昔韓子謂浮
屠氏有慕吾之道者拘其法而未能入今卽其
地與其庭修禮樂之容明上下之等設贊相拜
起陟降進退之節秩乎粲然先王之制而昭代
之所因也安知不有如韓子之說可化其徒使

歸於中國聖人之教者哉是亦可書公名福字順夫起進士甲科屢更中外以公勤練核著稱一時其功名當益有大焉是役也董之者指揮周榮千戶唐玉佐之者指揮倪雄黃溥呂昂裝繪諸梵像者土人張俊民季興張安而主是寺者釋悟懷也法得附書

戶部分司題名記

杭淮整飭副使朱鴻漸

天津之爲衛有三衛各有倉歲儲蓄所漕運之粟各若干萬斛以給官軍士宣德正統間戶部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建分司於其地每三年差官監督收放蓋防奸僞之滋也自後歲一更官至於今蓋百年矣考天津志得七十有九人焉關中裴君良臣亦嘗監督於此懼名氏之漫滅不可考也廼列刻木榜懸之廳事之後併注其甲科後先更代履歷之年位使一舉首可見庶無忘也正德乙亥玉田張君天叙亦以監三倉來以爲刻名於木固愈於無託矣然焉能保其久而不壞耶於是又去木而易以石焉空其下方俾來者續之嗚呼

去者歲數遠矣夫其歷任外內居散四方或在
或亾不可得而知矣吾將循其科第彙考其歷
履之資則知某也剛直正方建績舉功某也儉
隨佞邪僨道敗德其爲世之是非公論何如賢
可爲勸不賢可因以自省吾於此有以推二君
之心矣豈特無忌哉今之視昔如此使繼此而
來者不猶視於今乎故書以爲記

國朝

修學記

整飭天津副使加六級薛柱斗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文廟在衛城東門內不半舍地舊制後啟聖祠前
大成殿東西兩廡次二門與二門並而祀宮墻之
內者左名宦祠右鄉賢祠前櫺星門迤東則另
闢一區爲文昌宮迤西則另闢一區爲明倫堂
亦偉然一盛地也但不識當日勦者是何意見
將學宮全局一味攢簇退縮而畧無施展前進
之勢計自櫺星門以至於街市尙離有五十步
之遙且泮池崩頽成一坑塹而東與文昌宮出
路西與明倫堂出路混爲一處散漫荒唐全無

結構此自創建以來數百年之缺陷也余於
國朝康熙九年冬十一月到任行香目覩形勢慨
然有改造之意邇因布置未定資財無出延至
康熙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與諸生面爲區畫
遂於櫺星門外添建東西掖門二座以爲官衿
駿奔趨踰之地砌磚花牆二道直抵街市立影
壁建戟門以爲

至聖陞降左右之路中將泮池以石爲之上駕木
橋一座以象學海飛龍士人變化之兆西花牆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之外再添夾道磚牆一道以別學宮與明倫堂
之界而且配合於東也其一切工匠物料皆余
倡捐於前而同城諸公共勩於後並未動民間
一夫一木而數百年之缺陷不三月而培補無
遺矣寧直爲津衛之巨觀卽方之海內學宮未
能或先也衛學落成之日謹叙其事以誌一時
盛舉亦以其後之士子乘風氣而發達者毋忘
余一番經理之苦心可也是爲記

修道署記

整飭天津副使加六級薛柱斗

兵備司於

國朝康熙四年間改爲整飭天津道署其署今在學宮之西倉廩之東考其形勢卽故明之初天津左衛署基也相傳曾爲巡撫衙門及奉裁巡撫之後又爲總鎮駐劄未幾改爲道署前時左右設轅門皆南向次旗臺次鼓棚大門三間儀門三間脚門二間東西皂隸房各三間大堂五間隔東一間爲餉銀庫西一間爲餉錢庫簷接抱厦三間三堂五間東四房稿房號房兵馬房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十四

河海房西四房賢否房刑名房錢糧房餉房內宅門一座內宅上房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後宅門高樓五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又夾道上房三間東廂房二間爲一院後上房三間過亭三間西廂房二間爲一院大抵自鼎革之後率以官爲傳舍至康熙九年冬余蒞任之後審度形勢捐俸修葺遂添轅門外過街牌坊二座外曰貞憲曰肅度內曰控制海門曰儀型河屬甬壁進前計一丈五尺鹿角臺退後五尺乃改轅門

爲東西向安石獅子一對而規模與昔迥別焉
復添建川廊五間重修二堂隔東一間爲書舍
額曰宜夏軒西一間曰長春窩移建宅門於異
方添設套牆一層屏門一座額曰內臺西建書
房三楹額曰渡瀛書館面前有葦甚盛因砌花
墻以圍之東西立兩坊東曰虛心逕西曰百歲
園又於宅外築圍墻一圈計一百五十丈以爲
內外之防其一切夫匠物料俱出余捐囊自備
並未動民間一夫一草而數百年之傳舍數十
年之頽圯至此煥然一新而形勢全備矣其視
以衙署爲傳舍借修葺爲聚斂者其相去爲何
如耶工成之日謹述其事以告後人尤望後人
之再爲修葺者倣而行之勿以華堂擾茅簷則
余改造之心始爲愜然矣是爲記

建鎮倉關王廟舊碑

張體乾

戶部郎中

明之鼎建津儲也歲遣部臣來司庶慎以拱宸
居而悉運政蓋有濶意存焉矣故當斯任者必
以正人而又正神臨之乃可以釐奸而裕其積

所謂明有法度幽有鬼神者永樂以來正人代
望乃神之正者則莫關公若公生漢末與劉帝
胄張車騎爲異姓骨肉交自締盟桃園以至威
震華夏馳驅表見無非義者荊州裂而義終矣
寥寥千載生氣猶存真如列宿爭芒霄漢而瞻
報不窮焉建廟鎮倉相沿歲久至朱君天俸始
感夢而廓大之威靈愈加顯矣隆慶己巳冬凍
寄鱗集予承乏監督旣謁神治事時一展拜階
階下碑二缺文僭許撰書並及聯額將謝冗徐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圖之而中月叨轉延緩行不遑及乃神夢中索
弗置予師逢仙翁曰人約不可爽也而况神乎
子其亟圖之矣厥明造白之神復以途中竣事
許旣行舍舟而陸登泰山西抵清河方寸覺精
白強撰成章附歸鐫之其碑亭二座稍出鋪圃
餘米以克而計功督役準期襄事者則指揮雷
以成總之千戶羅乾百戶劉永禎分理惟虔矣
起工之日適代部副郎滇南胡君杲至神明效
順上下交孚其於國儲豈曰小補因記歲時而

頌神德業云一自桃園攀日角高亢獨上萬人
先封侯漢氏忠精矣秉燭房中節凜然望帝矢
心圖報效思兄蹈尾肯索牽豆箕陋見多增媿
山斗威名遠播傳千里牛岡伏僞相百年虎女
拒驍權虛懷匡主從三顧危慮當機敢一前氣
薄青雲尊帝室志凝白璧映泓淵文通左史徵
奎燦武逼降婁欲國遷浣胄常存明出地掀髯
一怒昂離纏捐軀守國言方畢騁背心謀義不
延路格參商誰救助井欄遐邇任孤懸寰中要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地輸山鬼榜外秋聲托杜鵑星隕未遑恢正統
勲張猶自寇西川存乎翼運威靈廣軫紀於今
遍八埏

河東大直沽天妃宮舊碑 國子監丞危素

慶國利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祠吳僧嗣慶福
主之泰定間弗戒於火福言於都漕運萬戶府
朝廷發官帑錢使更作焉嗣慶福者二人始吳
僧智本主六年以至正十一年圓寂衆請主西
廊僧福聚來繼其任然東廟素卑下潮汐漸涇

棟宇摧壞會覃懷遂公魯曾以海道萬戶督運行海中所乘舟觸山石幾被覆乃亟踣呼天妃俄火發樺杆若振其柁遂得免請於朝加神封號福聚具以修廟告遂公以文書至戶部監察御史海岱劉公真工部郎中魯郡白公守忠交章以達中書發錢八百五十緡命大都路達魯花赤高昌公以京府務繁不遑躬蒞工役屬同知澶州事脫歡庸責其成因增築基地高至八尺有餘蓋瓦級磚爲之一新於是工部郎中橐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天

城魯公銓員外郎馬邑王公朶羅解皆以接運至中書斷事官知事張允秉中張師雲其咸竭力相助脫歡恪承太府之意又出俸錢爲之倡哀衆資增置地基漕民吳中郁慶國徐珍等各施財卽廟前僧聚剏觀音堂慶國又塑觀音阿羅四十餘像過者竦然爲之敬畏乃因會稽沙門元復來請爲之記福聚之主西廟能率其師之志多與興剏至是益竭其心思以治東廟鐘梵魚鼓之聲蓋朝夕相聞云鄉使食君之祿居

一官効一職舉若福聚之爲庶政其有不治者乎廼者加天妃之廟額天曆間所賜也

接運海糧官王公董魯公舊去息碑

後至元庚辰冬海運之民倪實等介其府令史王元珪以書來言曰維海漕國用重寄也在世祖皇帝混一區夏爰始取道遼海運米南土給餉京師內置漕運使司暨萬戶府於京畿外立都漕運萬戶府於吳會募民籍名數具舟航以任其事凡運米以石計歲三百五十萬有奇每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五

春若夏再運萬戶分命僚屬焉吳會太倉揚帆恃風徑絕海洋遶道黑水北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亦部署其官屬往翼舟航交受所運達之京倉當其歸納授受之際或失其當則海運之民傾資破產以補不足其患有不能勝者故朝廷必選官按臨監護名曰接運監其隱微辨其枉直權其授受以砥其平以去其弊皆所以恤吾民也後至元六年萬戶阿里中憲職春運抵直沽時兵部郎中濟寧王公維翰君錫禮

部員外郎董古魯公元善又奉命主接運事米凡至者百七十萬石有司舉先所進樣以比類其色澤有弗同者弗受告於公二公曰郡所進米爲樣袋二三合耳使者晝夜馳驛數千里抵京師風日振薄無所擁蔽故能致明潔若分運之法動以五六千石載一舟氣含溟蒸色又何能相同凡以樣進者懼其雜糧灰若糠耳茲旣無是也色雖不同苟能飯焉以克吾饑受之庸何傷或又有以米樣蒸熟弗受公愀然曰噫儋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石之儲時暑尙爾况萬斛之舟之所積乎且民捐軀涉萬里不測之淵出入蛟螭爪牙間幸至此汝弗受將安歸之邪有司廼不敢有所言於是事得其平而吾民之職是役者始免禍矣先是接運官廨燬於延燎有司儻民居之宏敞者以館於公公度其費無從出廼辭焉卽臨清萬戶府廳事以居殊狹隘二公曰是雖隘然庶無儻費以厲民也或霖潦驕陽則手編葦自蔽處之泰然無一毫勉強意直沽素無嘉醜海舟有

貨東陽之名酒者有司市以進公弗受曰若雖
酌其直寧能無所嫌耶其公正廉明類此官屬
吏民有小過者必諄切教戒而寬容之雖蒲鞭
未始示辱於人而人亦服其威信罔敢怠逸下
車以五月三日集事七月四日歸報於朝蓋二
公別釐臺省聲聞素著公明正大簡重平允而
幕府令史李公亮曹寧祖亦由風憲辟置搯存
雅潔同心協贊故能成其美政而民被其澤是
故我民思之去之愈遠且久而不能忘願有以
識之也謹述其辭以識於石

直沽接運官德政舊碑 貢師道

夫易聖人所以明幽微之理然理非有形聲氣
貌也於是設象以明理則因其象之昭昭者以
明乎理之所以然逮其象天下之至險其爲理
不難知其爲物不難見則莫過於涉川况川水
以爲天下之至險何況於海合天下名川三百
支川三千未有不歸於海者故海爲百川主夫
涉其支流聖人於易已設戒而謂之險難矣則

其視鯨波萬里如坦塗溟渤九淵如郵傳囊括
東南之稻米舉而輸之海六七千里之間轉漕
流通儲峙不缺抑亦何以而能若是也歟是蓋
國家無窮之洪休要非世之人小知狹識所能
窺度也我世祖皇帝定都於燕聚四方萬國之
衆含哺鼓腹以仰食於燕使由江河轉運以饋
饗於燕顧豈不可然聖朝規度包六合爲一家
視四海爲一衣帶水故能運天下之至神越天
下之至險舉無遺策以建丕基於無窮惟至正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六年歲次丙戌是年夏接運官奉政大夫宣政
院叅議石郁文甫監察御史史筠公質都漕運
使臨清運糧萬戶等官一皆能以絜矩存心寬
簡布政不眩明以凌物不任智以馭人其一時
從事之賢皆能贊翼其上之人矜哀海道之艱
危糧儲之不易蓋所謂表之直者影無不正源
之浚者流無不清要皆自然之理也是年押運
官嘉議大夫海道都漕運副萬寶信安鄭用和
彥禮能以誠懇孚於神人神聽不違故海弭颶

風陰護漕船如出平陸是則孚於神明之所致也若夫公之慎飭廉隅能帥其下於是人心惠和感動一以公爲命故其至於直沽也其聲實有以孚於接運之公卿然則接運之公卿能敷惠於漕民謂非押運有以感動之不可也於是漕民相與言曰身爲齊民世無不役之民使官吏一切如今年則吾民蓋未至於筋疲力竭也若是者何人之心理欲不齊天之道盈虧迭異後之來者恒若今之諸公卿則所謂息我黥而補我劓又豈無更生之理耶然我漕民將叫闕以聲於朝則非下民之事將泯泯而遂沒其善則不可自比於人於是論列其所以敷惠於漕民者勒之金石與是年春接運官德政記同樹之直沽云

三义沽創立鹽場舊碑

王鶚

翰林學士

洪範五行其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鹹也者其鹺之謂歟夫水爲五行之首而鹽爲五味之先可以便民可以益國國之益民之便者豈

淺鮮乎唐虞三代澤梁無禁未聞有拘權之說
逮至春秋齊人管仲始議伐菑薪煮水爲鹽口
計而征其直漢晉而下因之取利設官置竈旁
及遠方雖蒲池之所自產益井之所自出莫不
首課額焉唐稱劉晏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時河
朔用兵天下之利鹽居其半鹽之利其亦溥哉
國家創制事從簡易燕京所轄有縣曰寶坻蘆
臺越支疇昔之鹽場也曰三义沽則未之聞甲
午之秋三义之地未霜而草枯灘面寬平鹽鹵

天津衛志

卷之四

記

三

湧出或經日自生時人指以爲瑞遂相率訴於
官按驗得實受旨煎造初得舊戶高松謝實十
有八人歲不再易招徠者日益衆河路通使商
販幢幢往來是年辦課五百餘錠比之他場幾
倍之無何康定之後爲勢家龍斷竈戶工本例
不給之折以無用之物故戶皆貧寒借不能償
至元二年朝廷擇人授任以中書省左右司郎
中倪德政爲禮部侍郎兼使齏職公革去弊政
善政日新成績上聞陞中都路都轉運使官大

中大夫仍以提領稅課司荅木丁同知使事實
坻鹽使曹嚴臣副之授任之後蒞政清嚴以恤
民爲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龜戶歲給一一均
及殊無折支諸物之弊有司租調彼亦欣欣然
輸納自餘無私毫科歛由是人得安業鹽蝸山
積於今三年矣前副使王進及耆老夏慶溫資
甫梁溫全崔居仁採輿人之誦數來過願得一
記刻諸堅珉以爲後來者之勸予初難之復因
老宿懇禱不已乃嘉進等能事其事而不怠大
屢書不獨一書而已矣

天津整飭副使毛公德政去息舊碑

副使 汪來 天津

毛公愷字達和越之江山人也以讀書起至天
津整飭副使三年擢山西叅政於其行也天津
人遮道涕泣而畱之去後涕泣而思之爲之立

